

曾国藩全书

· 理想藏书系列 ·

郭超 主编



肆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曾国藩全书

■ 郭超 主编

第四卷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

第四卷 目录

传世箴言——语录

修身第一

- 一、内省——君子立身之道，古人成功工夫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静定——心到静极时，真境产生处…………… (4)
- 三、慎独——知善知恶之心，慎独则安…………… (6)
- 四、求仁——成人之美，求仁则人悦…………… (8)
- 五、主敬——整齐严肃，主敬则身强…………… (9)
- 六、五箴——修身五箴，刻苦自振之道…………… (10)
- 七、课程——课程十二条，刻刻用心…………… (11)

养德第二

- 一、虚心——见得自我之渺小，才是真心境…………… (18)
- 二、明强——担当大事，全在明强二字…………… (20)
- 三、坚忍——撑起两根穷骨头，养活一团春意思…………… (29)
- 四、勇毅——受挫受辱之时，务须咬牙励志…………… (40)
- 五、诚实——心诚则志专气足，可大可久…………… (44)
- 六、知悔——知悔知吝，圣贤由此而成…………… (56)
- 七、恒常——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…………… (57)

为学第三

- 一、学问——惟学问能变化气质，超凡入圣…………… (57)
- 二、读书——读书之道，在于求真…………… (58)
- 三、作文——文章之道，当寻气象光明俊伟…………… (59)

识人秘要——冰鉴

上编 识人之道

一、人才

- 1. 识才——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…………… (63)



2. 求才——求才当如鹰隼击物，不得不休…………… (85)
3. 衡才——凡人才高下，视其志趣…………… (96)
4. 养才——人才以陶冶而成…………… (107)
5. 用才——世不患无才，患用才者不能适用…………… (110)
6. 德才——余谓德与才，不可偏重…………… (119)
7. 荐才——不避嫌隙，秉公论列…………… (121)
8. 君子——君子小人，存乎一心…………… (129)
9. 精明——处事以明为第一要义…………… (132)

二、将才

1. 选将——上选将才，须三者兼全…………… (140)
2. 将德——带兵之人，须有忠义血性…………… (145)
3. 能战——治军之道，以能战为第一义…………… (146)
4. 奇正——练兵当如八股家之揣摩…………… (149)
5. 严明——善将兵者，首重申诫严明…………… (151)
6. 忠义——忠义之将，可横行天下…………… (155)
7. 平淡——胸怀广大，须从平淡二字用功…………… (159)
8. 军心——以真心实肠，得士卒之心…………… (160)
9. 评将——衡材不拘一格，论事不求苛细…………… (161)

下编 相人之法

- 一、神骨——精神具乎两目，骨相具乎面部…………… (162)
- 二、刚柔——先天种子，五行生克之数…………… (173)
- 三、容貌——容以七尺为期，貌合两仪而论…………… (175)
- 四、五官——目为面之渊，鼻为面之山…………… (204)
- 五、须眉——少年两道眉，临老一副须…………… (212)

传世箴言——语录

修身第一

一、内省

——君子立身之道，古人成功工夫

【原文】

细思古人工夫，其效之尤著者，约有四端：曰慎独则心泰，曰主敬则身强，曰求仁则人悦，曰思诚则神钦。慎独者，遏欲不忽隐微，循理不间须臾，内省不疚，故心泰。主敬者，外而整齐严肃，内而专静纯一，斋庄不懈，故身强。求仁者，体则存心养性，用则民胞物与，大公无我，故人悦。思诚者，心则忠贞不贰，言则笃实不欺，至诚相感，故神钦。四者之功夫果至，则四者之效验自臻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仔细思古人的功夫，其中成效特别显著的大约有四个方面：谨慎独处，则心胸安泰；端肃恭敬，是身体强健；追求仁义，则人们悦服；专守诚意，则神录钦敬。慎独，就是说遏止私欲，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，循理而行，时时刻刻都如此，内省而无愧，所以心里坦然。主敬，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，内心思虑镇定专一，时时端恭庄严，所以身体强健。求仁，就是从本体上讲，能保养心性，从运用上来说，有爱民惜物之胸怀，大公无私，所以人们悦服。思诚，就是说内心忠贞坚定，言语笃实无欺，以至诚与万物感应，所以神也钦服。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，这四种效验就自然而至。

【详解】

在孔孟儒家传统中，有一种重要的、行之有效的修炼方法，称为内省。内指的是心灵，省就是自我审思。认为人们只要注重自己对自己的审思，慢慢地就会心境清明，智慧越来越高，本领也越来越大。为什么会如此呢？因为根据儒家的观点，人是禀天命而生的，生下来之前，与整个宇宙自然是一个整体，生下来以后，就禀赋了宇宙自然的所有信息，只是因为受人性所产生的各种欲望的遮蔽，这些智慧都隐而不显了。人如果能够向自身不断地找寻，慢慢地就会把后天的屏障剥除，还智慧以本来面目。

曾国藩以继承中华道统自居，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这种内省功夫，只是进一



步加以发挥,提出了自己对这种功夫的理解。

【原文】

修己治人之道,止“勤于邦,俭于家,言忠信,行笃敬”四语,终身用之有不能尽,不在多,亦不在深。

古来圣哲胸怀极广,而可达天德者,约有四端,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,程子之说也;至诚感神而致前知,子思之训也;安贫乐道而润身面,孔颜曾孟之旨也;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,陶白苏陆之趣也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自身修养以及管理他人的道理,有四句话可以终身受益无穷:“勤于国事,节俭治家,所说的话忠信可靠,行事诚笃无欺。”话不在于多少,也不在于是否有多深刻。

古往今来的圣哲们的胸怀十分宽广,而达到齐天之大德的,大概有四种境界:通过恭敬修己而生出聪明睿智,这是二程的观点;精诚感动神灵而可以生而知之,这是子思的观点;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而无忧色,这是孔子、颜回、孟子、曾子的宗旨;欣赏自然万物,吟诗作赋,而心意安适,精神愉悦,这是陶渊明、李白、苏轼、陆游的人生乐趣。

【原文】

盖君子立身,在其所处。诚内度方寸,廉所于疚,则仰对昭昭,俯视伦物,宽不忤,故治长无愧于其师,孟博不惭于其母,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。足下朴诚谨信,守己无求,无亡之灾,翩其相戾,顾衾对影,何悔何嫌。正宜益懋醇修,未可因是而增疑虑,稍喻素衷也,国藩滥竽此间,卒亦非善。肮脏之习,本不达于时趋;而逡循之修,变难跻于先进。独是蛃守介介,期不深负知己之望,所知惟此之兢兢耳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一般说来,君子之立身处世,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。确实做到了反省自己的内心,毫无愧疚之处,那么仰望苍天日月,俯视大地万物,就胸怀宽广不惭不羞,所以,公冶长对于他的老师没有愧对的地方,孟博没有辱没其母的教诲,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。你淳朴诚实,恪守自己的本分无求于人,可是那些意外的灾祸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你的身上,夜晚独处,对影沉思,有什么可悔恨嫌憎的。这种时候,正应该加强提高修养,不能因此而增添疑虑,稍稍降低自己以往的信念。我在这里滥竽充数,无所作为,终归也不会有好结果。自己的那些坏习惯,本来就跟不上眼下的形势;而缓慢地学习,也难以进入高明的境界。只有一件,那就恪守自己的原则,以期不十分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希望,所知的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。

【原文】

持矫揉之说者,譬杞柳以为桮,橐不知性命,必致戕仁义,是理以逆施而不

顺矣。高虚无主见者，若浮萍遇于江湖，空谈性命，不复求诸形色，是理以豕忧不顺矣。惟察之以精，私意不自蔽，私欲不自挠，惺惺常存，斯随时见其顺焉。守之以一，以不貳自惕，以不已自循，栗栗惟惧，期终身无不顺焉。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，亦即中人复性如命之功也夫！

【解读】

主张矫揉造作观点的人，就好像把杞柳树当成枝条编成的杯盘一般，不通晓性命之理，必然会残害仁义，这是逆着而不是顺着行理。高谈虚玄之论没有主见的人，好像浮萍漂江湖之上，空论性命之学问，不再讲求事物的形状与颜色，这种理论，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，也难说得通顺。只有体察精微，并不隐蔽自己的心意，不扰乱自己的欲望，清醒与机灵常常存于心中，这样才能随时看到顺利行事。坚守持一贯之道，经常提醒自己专一不二，遵循前进不已的原则，战战兢兢，始终有恐惧之念，这样就会终身没有不顺利的。这是圣人尽自己性情，而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，也是一般人恢复自己本来性情立身处世的方法。

【原文】

阅王夫之所注张子《正蒙》，于尽性知命之旨，略有所会。盖尽其所可知者，于己，性也；听其不可知者，于天，命也。《易·系辞》“尺蠖之屈”八句，尽性也；“过此以往”四句，知命也。农夫之服田力穡，勤者有秋，惰者歉收，性也；为稼汤世，终归焦烂，命也。爱人、治人、礼人，性也；爱之而不亲，治之而不治，礼之而不答，命也。圣人之不可及处，在尽性以至于命。尽性犹下学之事，至于命则上达矣。当尽性之时，功力已至十分，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，圣人于此淡然泊然。若知之若不知之，若着力若不着力，此中消息最难体验。若于性分当尽之事，百倍其功以赴之，而俟命之学，则以淡泊为宗，庶几其近道乎！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看王夫之所注解的张载的《正蒙》篇，对于尽性知命的宗旨略有理解。靠一个自己就能知道的，这是性，而听顺一个人自己无法知道的天意，就是命。《易·系辞》“尺蠖之屈”八句话，讲的就是尽性；“过此以往”四句话，讲的就是知命。农夫致力于耕田种庄稼，勤劳的人将有好收获，懒惰的人，就会歉收，这就是性；在大旱之世种庄稼，无论怎样勤劳，终归庄稼焦枯，这就是命。热爱别人，治理别人，礼让别人，这就是性；热爱别人而别人对自己不亲近，治理别人而别人不学听，礼让别人而别人不应答，这就是命。圣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仅尽性而且知命。尽性还属于下层的学问之事，而达到知命就是超越之事。在尽性的时候，努力已达到十分，而效验或有或无，圣人对于这种情况淡然处之。好似知道，又像不知道，好像用力，又似不用力，这里面的分寸最难把握。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，百倍努力以追求之，而对于听天由命之事，则以淡泊为原则，这样就差不多可以接近大道了吧！

【原文】

心术之罪，上与天通。补救无术，日暮途穷。省躬痛改，顺命勇从。成汤之



祷，申生之恭。资质之陋，众为指视。翹然自异，胡不知耻！记纂遗忘，歌泣文史。且愤且乐，死而后已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心理上所犯的罪过，可以与天相通。没有办法加以补救，就好比日暮途穷一般，反身内省，决定痛加改过，依据命运安排。像成汤那样去祈祷，像申生那样恭敬。自己的禀赋并不很高，旁边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，自己却仍以为了不起，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，把遗忘的事情记录下来，为文史中的事迹又歌又泣。既忧愤又欢乐，至死方休。

【原文】

古来圣哲之所以彪炳宇宙者，无非由于文学事功。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，人力不过三分；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，人力不过三分。惟是尽心养性，保全天之所以赋于我者……充无欲害人之心，而仁足；充无穿窬之心，而义足。此则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。人生著力之处，当自占七分者，龟勉求之，而于仅占三分之文学事功，则姑置为缓图焉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自古以来的圣哲之人，他们之所以在天地宇宙间不会磨灭，只是因为他们的文章立下的功业。文章之事七分靠天赋，后天努力只占三分；功业则七分靠运气，人力只占三分。只有修养心性，保存好天所赋予的内容。……把不去害人的心养足了，就达到了仁；把投机取巧的心去掉了，就达到了义。在这个问题上人的后天努力可以占到七分。人的一辈子应当在人力可以占七分的事情上下功夫。而对于人力只占三分的文章功业，则可以慢慢加以用心。

二、静定

——心到静极时，真境产生处

【原文】

神明则如日之升，身体则如鼎之镇，此二语可守者也。惟心到静极时，所谓未发之中，寂然不动之体，皆竟未体验出真境来。意者，只是闭藏之极，逗出一点生意来，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？贞之固也，乃所以为元也；蟄之坏也，乃所以为启也；谷之坚实也，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；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，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。此中无满腔生意，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，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。然则静极生阳，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，息息静极，仁心之不息，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？颜子三月不违，亦可谓洗心退藏，极静中之真乐者矣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

【解读】

神明像太阳升起一样，身体则如同鼎立地不动。这两句话是应当遵循的。只有心到静极时，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，身体寂然不动，毕竟还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，意只是闭藏到了极点，才招引出来一点生气，如同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。坚贞不移，这就是“元”，等春雷一响这就是“启”；谷类的坚实，是作始播的种子的原因；不能为种子的谷，不能说是坚实的谷。这其中没有满腔的生意，就好比万物的生长都赖于我心，还不可说到了至静的境界。但是，静极生阳，因为一点生物的仁心，每一气息静极，仁心不息，这就是天地间的至诚吗？颜子三个月不违仁，也可以说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获得真正快乐的人了。

【原文】

我辈求静，欲异乎禅氏入定，冥然罔觉之旨，其必验之此心。有所谓一阳初动，万物资始者，庶可谓之静极，可谓之未发之中，寂然不动之体也。不然，深闭固拒，心如死灰，自以为静，而生理或几乎息矣，况乎其不能静也。有或扰之，不且憧憧往来乎？深观道体，盖阴先于阳，信矣，然非实由体验得来，终掠影之谈也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我们求静，想要与禅门的入定不同，必须要用心体验这细密而又未可觉察的意旨。所谓的一阳初动，万物由此生长，可以说静极，可以说喜怒哀乐还未生发，寂然不动之体。不然的话，一味求静，心如死灰，自认为是静，实际上生理的机能都几乎丧失了，何况这样做并不能静。如果有外在的干扰，心不就又不安定了吗？我深入地体察这真实的道体，认为阴先于阳。但倘若不是亲身的体验，始终只能浮光掠影地说说罢了。

【原文】

自我戒惧而约之，以至于至静之中，虽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则极其中而天地位，此绵绵者，由动以之静也。自慎独而精之，以至于应物之处，无少差谬，而无适不然，则极其和而万物育，此穆穆者，由静以之动也。由静之动，有神主之；由动之静，有鬼司之。终始往来，一敬贯之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从因为戒惧而约束自己，以至在至静的境界中，虽然没有什么偏颇，内心之操守不失，则达到了“心”的境界，天地由此位，此种绵绵不息的样子，就是由动而到静。从“慎独”而精进，以至在待人接物方面极少差错，没有不合适、不正确的地方，则达到了“和”的境界，万物由此化育，这种肃穆之象，是由静到动。从静到动，有神在那儿主持；从动到静，有鬼在那儿司察。动静之间的这种循环往复，靠“敬”来加以贯穿。

【原文】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福。颐，君子以慎言语，节



饮食；损，君子以惩忿窒欲；益，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；鼎，君子以正位凝命。此六卦之大象，最切于人。颐以养身养德，鼎以养心养肾，尤为切要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福。颐，君子言语要谨慎，饮食要有节制；损，君子要“惩忿窒欲”；益，君子要见善就学，有过则改；鼎，君子要有尊卑长幼之序，以成教命之严。这六卦大象，最适合于人。颐，可以用来养身养德；鼎可以用来养心养肾，这二卦最为重要。

【原文】

静坐思，心正气顺，必须到“天地位，万物育”田地地方好；默坐思，此心须常有满腔生意。杂念憧憧，将何以极力扫却？勉之！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静坐而思，心灵坦荡，气血和顺，必须达到“天地位，万物育”的境地，才算效验。默坐而思，心灵中一定要常常充满生意。杂念丛生，靠什么东西来把它们全部排除？一定要勤加努力！

三、慎独

——知善知恶之心，慎独则安

【原文】

慎独则心安。自修之道，莫难于养心，心既知有善，知有恶，而不能实用其力，以为善去恶，则谓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与否，盖他人所不及知，而已独知之。故《大学》之诚意章，两言慎独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，恶恶如恶恶臭，力去人欲以存天理，则《大学》之所谓自谦、《中庸》之所谓戒慎恐惧，皆能切实行之。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，孟子之所谓仰不愧，俯不忤，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，皆不外乎是。故能慎独，则内省不疚，可以对天地，质鬼神，断无行有不谦于心则馁之时。人无一内愧之事，则天君泰然，此心常快足宽平，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，第一寻乐之方，守身之先务也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慎独则心安。自我修养，没有比养心更难。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，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，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心里是否自欺，别人是不知道的，只有自己知道。所以，《大学》中“诚意”这一章节，两次说到慎独。如果真能做到喜欢善如同喜好美色，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，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，那么《大学》中所说的自谦，《中庸》中所说的戒慎恐惧，都能够切实地做到。曾子所

说的问心无愧，天下都去得；孟子所说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，所谓养心，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，都是这些内容。所以，能够慎独，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内疚，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，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。人若没有一件心中感到羞愧的事，心里就会泰然，常常感到愉快、平和，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，寻乐的最好方法，守身的首要之务。

【原文】

尝谓独也者，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。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，积妄生肆，而欺人之事成。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，各诚为慎，而自谦之功密。其间离合几微之端，可得而论矣。

盖《大学》自格致以后，前言往行，既资其扩充；日用细故，亦深其阅历。心之际乎事者，已能剖析乎公私，心之丽于理者，又足精研其得失。则夫善之当为，不善之宜去，早画然其灼见矣。而彼小人者，乃不能实有所见，而行其所知。于是一善当前，幸人之莫我察也，则趋焉而不决。一不善当前，幸人之莫或伺也，则去之而不力。幽独之中，情伪斯出，所谓欺也。惟夫君子者，惧一善之不力，则冥冥者有堕行；一不善之不去，则涓涓者无已时。屋漏而懔如帝天，方寸而坚如金石。独知之地，慎之又慎。此圣经之要领，而后贤所切究者也。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，而专力于知善知恶，则慎独之旨晦。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，而反昧乎即事即理，则慎独之旨愈晦。要之明宜先乎诚，非格致则慎亦失当；心必丽于实，非事物则独将失守。此入德之方，不可不辨者也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我曾经说“独”这个东西，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拥有的。当小人在他独自一人时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，这些错误之念聚得多了就会泛滥，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产生。君子在他独自一人之时会产生一个诚的念头，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，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。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的微妙差异，是可以加以评论了。

《大学》自“格物致知”以后，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，可以作为扩大其知识资料；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问题，也可以加深他的识见。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已经能剖析公私间的区别；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，又可以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。那么，对于善事应当去做，不善良之事不应去做，早已明晰地认识到了。而那些小人们，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，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事。因此当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办时，唯恐别人不能知道，因而去做时迟疑不决；对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临时，侥幸别人不一定能知道，因而拒绝得很不力。背地里独处之时，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，这就是欺骗。而君子，唯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，在暗中有堕落的行为；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，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长年不断地犯下去。暗室之中而仿佛面对天日，心里坚如金石。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。这就是圣人经典中的准则，而后世贤人所切实探究的。自从世俗之儒认为格物致知是向外求知，而专心于对善恶的认知，于是使慎独的宗旨隐



而不显。自从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内心自我观照,这会导致对眼前事理的认识不清,从而使慎独的宗旨更加隐而不显。总体来说,“明”应该在“诚”之先,不通过格物致知而得明,那么这个“慎”也就不会做得恰当;一味地用心于眼前的事物,当没有事物时,“独”也会无法把握。这是修德的路径,不能不细加辨析。

四、求仁

——成人之美,求仁则人悦

【原文】

求仁则人悦。凡人之生,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,得天地之气以成形。我与民物,尤大本同出一源,若但知私己,而不知仁民爱物,是于大本一源之道,已悖而失之矣。至于尊官厚禄,高居人上,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。读书学古,粗知大义,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。若但知自了,而不知教养庶汇,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,辜负甚大矣。

孔门教人,莫大于求仁,而其最切者,莫要于欲立立人,欲达达人数语,立者自立不惧,如富人百物有余,不假外求,达者自达不悖,如贵人登高一呼,群山四应。人孰不欲己立己达,若能推以立人达人,则与物同春矣,后世论求仁者,莫精于张子之西铭,彼其视民胞物与,宏济群伦,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。必如此,乃可谓之人,不如此,则曰悖德,曰贼。诚如其说,则虽尽立天下之人,尽达天下之人,而曾无善劳之足言,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?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如果追求仁,人们就会感到愉快。大凡人的出生,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,得到天地的气而成形体。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,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,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,那么,就违背这同一的根本。至于做大官,享受优厚的俸禄,高居于众人之上,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饥寒之中的职责。读圣贤的书,学习古人,粗略知道了其中的大义,就有启蒙还不知大义的人的责任。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,而不知道教养百姓,就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。

孔门教人,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,而其中最紧要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业,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,自己要若想显达,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。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,如同富人东西本来就很富裕,并不需要向别人借;已显达的人,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,好比是身份尊贵的人,登高一呼,四面响应的人就很多。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?如果能够推己及人,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,能够显达,那么,就像万物回春一样,美满了。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,没有超过张载的《西铭》的,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,广济天下苍生,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。只有这

样做,才算是人,否则,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,只能算贼。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,那么使天下的人都能成就事业,都能够显达,自己却任劳任怨,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?

五、主敬

——整齐严肃,主敬则身强

【原文】

主敬则身强。敬之一字,孔孟持以教人,春秋士大夫,亦常言之。至程朱则千言万语,不离此旨,内而专静纯一,外面整齐严肃,敬之工夫也。出门如见大宾,使民如承大祭,敬之气象也。修己以安百姓,笃恭而天下平,敬之效验也。程子谓上下于一恭敬,则天地自位,万物自育,气无不和,四灵毕至,聪明睿智,皆由此出,以此事天飨帝,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。吾谓敬字切近之效,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,筋骸之束,庄敬日强,安肆日偷,皆自然之征应。虽有衰年病躯,一遇坛庙祭献之时,战阵危急之际,亦不觉神为之悚,气为之振,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。若人无众寡,事无大小,一一恭敬,不敢懈慢,则身体之强健,又何疑乎?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主敬则身体强健,“敬”这个字,是孔子、孟子用来教育人的,春秋时的士大夫,也常常说到它。到二程与朱子的千言万语,都离不开“敬”这个主旨。内心要静定纯一,没有杂念,外表则整齐严肃,这就是敬的功夫。出门如同是去见重要的客人,役使老百姓如同参加隆重的祭祀活动,这就是敬的气象。内心修养以安天下百姓,诚笃恭敬则天下太平,这就是敬的效验。程子说,如果上上下下都恭敬,那么,天地自安本位,万物自己化育,风调雨顺,各种祥瑞都会出现,人的聪明睿智,也都由此而产生。以此敬事上天,使天子感到满意,所以说敬则一切美事都会齐备。我认为“敬”对人们最切近的功效,尤其是在能使人身体健康。人若庄敬,身体就越来越强,人若贪图安逸,身体则越来越差,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即使已是年迈多病,但一遇到庙会祭祀等重大活动,或者是在战场碰到危急时刻,也会觉得精神为之一振,仅这点就足以证明“敬”能够使人身体强壮。如果人在无论人少或人多,无论事情大小的情况下,都能一一恭敬地做,不敢松懈怠慢,那么,身体必然强健,又有什么值得怀疑呢?



六、五箴

——修身五箴，刻苦自振之道

【原文】

序

少不自立，荏苒遂洎今兹。盖古人学成之年，而吾碌碌尚如斯也，不其戚矣！继是以往，人事日纷，德慧日损，下流之赴，抑又可知。夫疾疾所以益智，逸豫所以亡身，仆以中才而履安顺，将欲刻苦而自振拔，谅哉其难之欤！作五箴以自创云：

立志箴

煌煌先哲，彼不犹人。藐焉小子，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祿，予我者厚哉！弃天而佚，是及凶灾，积悔累千，其终也已！往者不可追，请从今始。荷道以躬，與之以言！一息尚存，永矢弗援。

居敬箴

天地定位，二五胚胎。鼎焉作配，实曰三才。俨恪斋明，以凝女命。女之不庄，伐生戕性。谁人可慢？何事可弛？弛事者无成，慢人者反尔。纵彼不反，亦长吾骄。人则下女，天罚昭昭！

主静箴

斋宿日观，天鸡一鸣。万籁俱息，但闻钟声。后有毒蛇，前有猛虎，神定不慑，谁敢予侮？岂伊避人，日对三军。我虑则一，彼纷不纷。驰骛半生，曾不自主。今其老矣，殆扰扰以终古。

谨言箴

巧语悦人，自扰其身。闲言送日，亦搅女神。解人不夸，夸者不解。道听途说，智笑愚骇。骇者终明，谓女贾欺。笑者鄙女，虽矢犹疑。尤悔既丛，铭以自攻。铭而复蹈，嗟女既耄。

有恒箴

自吾识字，百历及兹，二十有八载，则无一知。曩者所忻，阅时而鄙。故者既抛，新者旋徙。德业之不常，日为物迁。尔之再食，曾未闻或愆。泰泰之增，久乃盈斗。天君司命，敢告马走。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序

年少时不求自立，任光阴流逝。古人在我现在的年纪已经学有所成了，而我却仍是像这样碌碌无为，太让人伤感了！从现在开始，牵涉的人事越来越多，德行一天天减少，渐趋下流，这是可预知的。疾病能增长人的智慧，安逸能让人身亡。我只是中等天赋，却事业顺遂，因此想下苦功夫使自己振奋向上，这实在是



太难了，所以创作此《五箴》。

立志箴

那彪炳千古的先哲，他们也是普通人。我虽然貌小，但也是父母所生！给予我聪明福禄，这已是太丰厚了！不顾天道，惯于安逸，这会招来凶灾。积聚的悔恨已有上千，该是终止的时候了！已经逝去的岁月已无法挽回，那就从今天开始吧。承担道义，并用语言加以发扬！只要一息尚存，就要坚决遵循！

居敬箴

天地定位后，万物化育。鼎足而配，称为天地人之才，并最终诞生了你的生命，你内心不端庄，残生害性。哪个人可以对他傲慢？哪件事可能随意放松处置？对人傲慢的人别人也会对你傲慢。他人即使不加拒绝，也会助长我的骄傲。人们最终会看不起你，这就是昭昭天罚！

主静箴

宿于日观，但闻天鸡一鸣。万籁俱寂，只听到钟声。身后是毒蛇，身前是猛虎，但只要神定心泰，谁敢欺侮我？难道是它们避人？而是因为好比面对三军。我的思虑专一，不会因为它们的纷扰而动摇。半辈子心意弛突，还未曾自己作过主，现在已经老了，难道能让心情纷乱地度过一生？

谨言箴

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，最终只能给自身带来灾祸。闲言碎语，也会搅乱你的心神。理解的人不夸耀，夸耀的人不理解。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，让智者笑话，让愚者惊骇。那惊骇的人弄清原委以后，会说你欺骗。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，即使你很直率也会怀疑你。最终忧患悔恨丛集，便铭记下来一定改正。铭记以后仍然蹈其覆辙，可叹的是你已经老了。

有恒箴

自从我识字，有各种经历，至今已有二十八年，却没有增添什么知识。以前所赞同的东西，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加以鄙弃。既抛弃了以前的东西，新增加的东西又抛。自己没有恒常的德行，常为外物所左右。一粒一粒的黍积聚起来，时间长了就能装满一斗。希望天君司命能告诉我其中之理。

七、课程

——课程十二条，刻刻用心

【原文】

课程十二条

一、敬——整齐严肃。无时不惧。无事时，心在腔子里。应事时，专一不杂。清明在躬，如日之升。

二、静坐——每日不拘何时，静坐四刻，体验来复之仁心。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镇。



三、早起——黎明即起，醒后勿沾恋。

四、读书不二——一书未完，不看他书。东翻西阅，徒务外为人。

五、读史——丙申年，购廿三史。大人曰：“尔借钱买书，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。尔能圈点一遍，则不负我矣。”嗣后每日圈点十页，间断不孝。

六、谨言——刻刻留心，第一工夫。

七、养气——气藏丹田。无不可对人言之事。

八、保身——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：“节劳、节欲、节饮食。”时时当作养病。

九、日知所亡——每日读书，记录心得语，有求深意是徇人。

十、月无忘所能——每月作诗文数首，以验积理之多寡，养气之盛否。可一味耽著，最易溺心丧志。

十一、作字——饭后写字半时。凡笔墨应酬，当作自己课程，凡事不可待明日，愈积愈难清。

十二、夜不出门——旷功疲神，切戒切戒！

——引自《曾文正公全集》

【解读】

一、敬——身心整齐严肃，时刻都心怀惧意。没有事情时，身心安泰。应对事情时，要心神专一。心在身体之内，要像太阳刚升起时一样清明。

二、静坐——每天不管什么时候，都要抽出时间静坐四刻，体验反复往来的仁心。心神正直，身体要像鼎一般固实。

三、早起——天一亮就起，醒来后不要贪恋被窝。

四、读书不二——一本书还没有看完，就不去看别的书。不要东翻西阅，去追求一些表面的知识。

五、读史——丙申年，买二十三史阅读。家里的大人说你借钱买书，我会尽力替你归还。你如能把这些书圈点一遍，就是没有辜负我。从此以后每天圈点十页，若间断了，就是不孝。

六、谨言——对此每时每刻都要留心，这是首要之功夫。

七、养气——气存丹田。内心坦荡，没有不可告人之事。

八、保身——十二月，接到家里大人的手谕，要我“节劳、节欲、节饮食。时时刻刻好比在养病一般。”

九、日知所亡——每天读书，都要把心得记录下来，并探求其中的深意。

十、月无忘所能——每个月写作几首诗文，以检验自己获得了多少道理，积养的正气是否旺盛。如果沉溺于某样东西，最容易让人丧失斗志。

十一、作字——吃饭后写半个时辰的字。应该把笔墨上的应酬作为自己的课程，不要把事情放到明天来处理，这样会造成事情越堆积，越无法清理。

十二、夜不出门——这会造成精神疲惫，旷废功夫，必须严加戒绝。

【详解】

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，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。但是，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，而是经历了整整一辈子辛苦磨炼的功夫。

曾国藩全书

传世箴言——语录

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的人口碑相传，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，尤好报复。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，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就读。一天，他与主家小孩口角，主人纵子，不问情由，将曾国藩骂了一通，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。曾国藩将此事暗记在心，到散学时，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，水干鱼死，这才解恨。十二岁时，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，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。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，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。为了让曾国藩摆脱与邻居小孩的嬉游，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，早出晚归。从此，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，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，放在神王肩上，气愤地说：“搭帮你，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！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，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！”

可见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，也是斤斤计较，睚眦必报的。但是，与一般人不同的是，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于此，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，而具体运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。曾国藩年轻时，有一天，到陈岱云住处，与岱云谈论诗歌，曾国藩“倾筐倒篋，言无不尽”，他把自己看到的，听到的，想到的，一股脑地全部吐露出来，一直到半夜才回家。可是一回到家里，他就后悔了，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，而不从戒惧、慎独上切实用功，已经自误了，难道还要以此误人吗？

第二天，冯树堂来访，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，三个人聊备酒菜，畅谈起来。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，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，无休无止。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，然而曾国藩却反反复复，沾沾自喜。朋友散后，曾国藩又检讨起来，忘记了韩愈《知名箴》中的训告，只重视外表，而轻视了内修，夸夸其谈，几乎成了每天的恶习啊！

曾国藩不仅注重自我反省，而且特别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，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了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。

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，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：一是怠慢，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，不能恭敬；二是自以为是，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；三是虚伪，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。

蕙西的话虽少，但件件事实，句句属真，直截了当，锋芒所向，直指曾国藩的病处。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：直率啊，我的朋友！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！

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，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：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。面对这样的良友，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，拿什么来吸引别人的长处！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！接待宾客尚且如此，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。偃息烟火，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？

曾国藩还深知：一个人的学问、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，其中太常寺卿唐鉴，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

唐鉴，字镜海，湖南善化人，自幼就勤奋上进，“少而迈异精勤，嗜学如渴”。

